



自警編

齊家類

孝友

孝友  
血親族

教子孫  
居處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闔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哭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

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眾以謂誠孝所感。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父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此病不得出。幾

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大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謨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文。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釁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少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於其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江唐鄉影響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昏嫁。記聞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筍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樂庵語錄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糶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味。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願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語錄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祔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

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頗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

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捷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  
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  
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  
之常忽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  
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娘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由事更勢以斬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  
之為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 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  
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父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初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賑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  
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  
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  
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  
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涵水燕談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廬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吾我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宦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糶以繼之行狀

程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為難

吳文肅公奉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贍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  
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  
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  
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  
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六賜予  
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  
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之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  
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  
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皆

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澠水燕談

彭汝礪居家孝女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弃所居  
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賙給或為置義  
莊。

居處

王文正公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於封立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

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  
退。不慮退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五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  
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它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  
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  
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  
忍弃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鼎。無宅起樓臺。及上即  
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  
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  
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  
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必竟須  
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  
敢復言。

李丞相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

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顏垣壞壁沉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沉沉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沉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右卧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履行之報也談苑

接物類

交際 君子小人邪附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始菲 教育

交際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

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  
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  
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  
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揚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  
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  
雅冠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  
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  
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真此  
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誼  
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  
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  
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  
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  
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  
氣後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

公爲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凝同學。舍疑旣貴。元亮猶蹉跎場屋。疑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韓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檀同寢。一日分

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父思肉味。請君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議親。旣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女病卒。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億字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

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墓誌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橫渠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數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間一通慶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湏是得佗箇麤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吳具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翦于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爲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八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孝節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  
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  
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  
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為殿  
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其  
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  
當為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誣誤當  
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

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  
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  
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  
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  
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  
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  
以對是年五月犬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  
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  
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吊哭公之子  
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

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聞見錄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摯既對面

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上意嚮納。

諫文公文集云：

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

石耶？安石稱無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虚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施設變化唯陛下號令之而已。行實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別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爲陛下思之。如富弼之忠厚。文彥博之器度。呂公弼之純粹。陳升之之敏勁。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郊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靜。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豈在朝廷者也。如甲之彊塞。如乙之很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蠹賊。宜界四裔者也。當國浸不悅。有非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悅。

温公日錄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鷺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

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樂善

韓魏公元勳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埒不及也。晏元獻公殊為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上。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鄒公浩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滎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二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  
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  
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  
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  
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  
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

與言。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行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  
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  
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  
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  
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  
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正獻呂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  
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  
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

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學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程氏遺書

###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爲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  
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爲諍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  
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  
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  
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  
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  
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  
之本也。治己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  
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  
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  
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

立時刻徃徃潛至齊舍詢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入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徃來之興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道養成人材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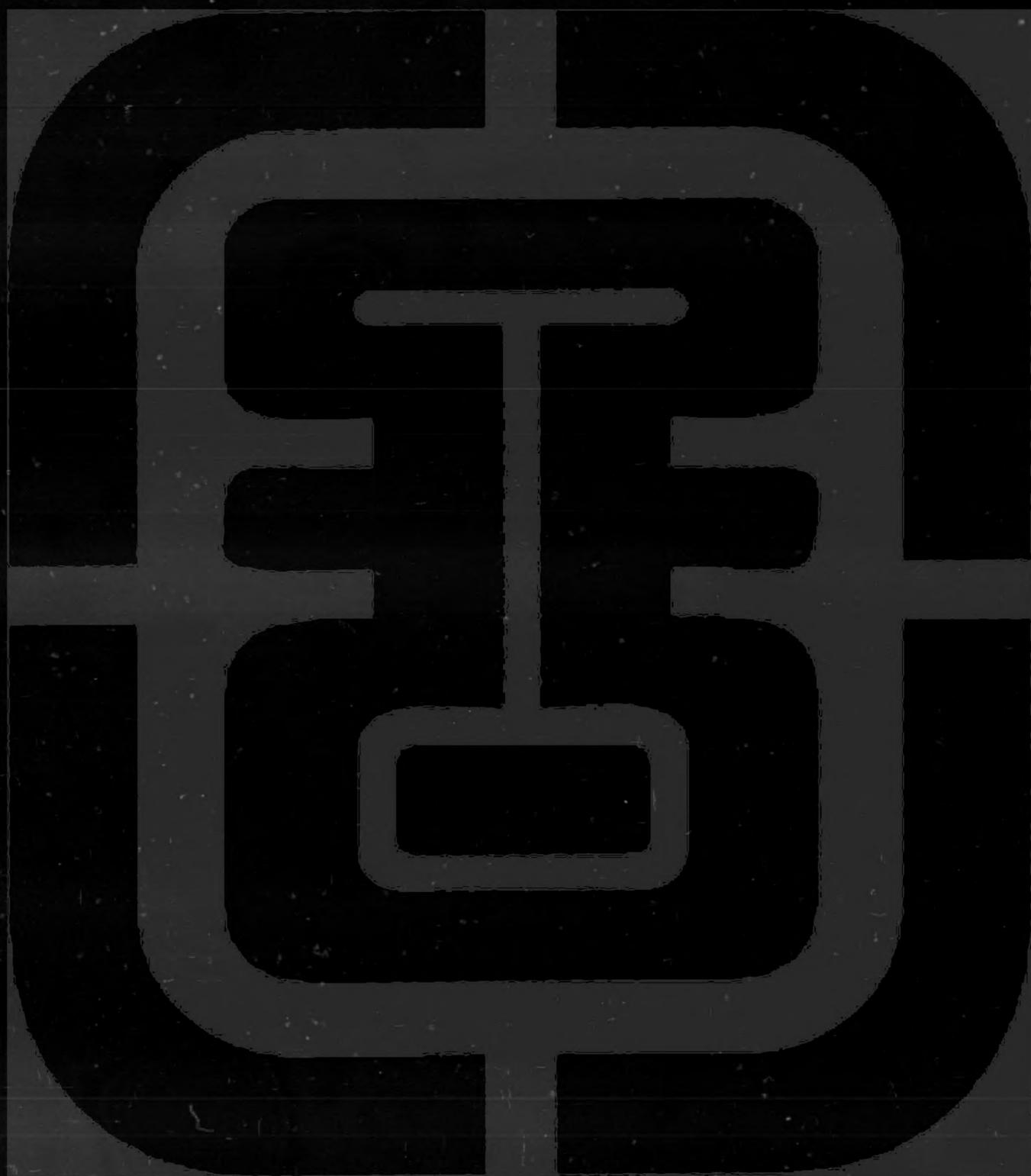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徃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七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實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大小學廢。興自公始。神道碑



5